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賜還去帝高其葬都御史總湖北湖南等處地畝稅錢數萬等語都御史

宋紀四十

起曆蒙大淵獻正月盡顯國  
赤符若七月凡二年有奇

仁宗愷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景祐二年

遼重熙四年

春正月壬寅徙江東轉運使蔣堂爲

淮南轉運使兼發運司事堂在淮南歲薦部吏二百員

日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 以度支判官工部郎中許

申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凡鑄銅錢十分其劑銅居六分

鉛錫居三分皆有奇贏此其大法也申在三司乃建議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

以藥化鐵雜鑄銅居三分鐵居六分費省而利厚朝廷從之卽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然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流澀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才得萬錢申自度言無效乃求爲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鑄於江州朝廷又從之詔申就江州鑄百萬緡無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執政主之以爲可行然卒無成功先是鹽鐵副使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而申欲以銅鐵雜鑄朝廷下其議於三司程琳奏曰布請用大錢是誘民盜鑄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嘗用此法詔不可行申欲以銅鐵雜鑄理恐難成姑試之

中詐得售蓋琳亦主其議故也

攷異李燕曰琳傳載此事於天聖五年以前誤

也當是景祐元年五月琳再爲三司使時王子融云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程琳集官議于融時判度支曰今

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也事遂寢與琳詩異今不取天章閣待制孫祖德言

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之是教民欺也固爭之不從遂

出知兗州 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

屏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

攷異宋史本紀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邇英續編云詔禁裏寫今從長編是日御

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讀唇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

曲宴崇政殿 遼以奚六部太尉耶律罕瑀舊作韓爲

北面林牙罕瑀性不苟合爲樞密使蕭諧哩舊作解所

息遼主初欲召用諧哩言其目疾不能視遂止至是召見謂曰朕欲早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早畱對曰臣嘗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於昏第臣驚拙不能事權貴是以不獲早覩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日邪詔進述懷詩遼主嘉歎方將大用卒 二月燕肅等上攷定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二律擊黃鍾則爲仲呂擊夾鍾則爲夷則是冬興夏令春召秋氣葢五代樂壞王朴搆意造律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鈔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相傳以爲唐舊鐘

舊作匹里个改之  
之女爲妃及卽位立爲后未幾以罪降爲貴妃

秦王蕭孝穆有長女姿貌端麗自遼主初卽位始入宮

逾年生子洪基蕭氏性寬容遼主益重之三月乙酉朔

卽爲皇后後異遼史興宗紀景福元年奧隈蕭氏始入宮蓋卽仁懿入宮之始重熙四年三月立皇后蕭氏卽仁懿皇后也然遼史於景福元年重熙元年俱不載立后廢后之事蓋闕書也今從后妃傳并書之

己丑以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繇長

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繙爲姦衍旣視事卽敕吏

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

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

是吏不能爲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

裁制如判銓法 以知蘇州左司諫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 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所加太字蓋入廟稱后繫於夫在朝稱太繫於子然二太后奉安別廟準禮應加太字帝以夔不習故典詔本臺論之 乙未賜毫秀漢鄭四州學田各五頃 丁酉置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主簿事 戊申出宣聖殿庫眞珠付三司以助經費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甲寅朔遼主如涼陁 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 柘乘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苳從之 己未詔翰林學

士承旨章得象天章閣待制燕肅與翰林侍讀學士馮  
元詳定刻漏始李照既鑄成編鐘一虞以奏御遂在  
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鐘鑄審之其聲猶  
高要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制律管  
以爲十二管定法 戊寅命馮元聶冠卿宋祁同修樂  
書冠卿新安人 錄曹修古之姪觀爲試將作監主簿  
仍聽爲修古後 五月甲申朔詔曰王者奉祖宗尚功  
德故禋天祀地則侑神作主審諦合會則百世不遷恭  
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太宗眞宗二  
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攷合典禮辨



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下詳閱以聞 庚寅禁  
縷金爲婦人首飾 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旋  
蟲改爲龍井自剏八音新器又請別鑄石爲編磬 辛  
卯命內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旣改制金  
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治以備獻享乃鑄銅爲龠  
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鐃聲量之率及潞州上秬黍照擇  
大黍縱累之檢攷長短尺成與大府尺合法愈堅定  
甲午廣南東西路竝言蠻獠寇邊高竇雷化等州巡檢  
許政死之遣左侍禁雍邱彘憚會廣桂二州都監討捕  
擇部分軍士盡禽諸盜還京師樞密使求賂爲改閣門

祇候擇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短使而已 庚子從太  
常禮院議太祖太宗眞宗廟竝萬世不遷南郊升侑上  
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 六月辛酉以親郊竝侑二  
聖及眞宗爲不遷主遣官告於太廟 左司諫商水姚  
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  
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聞其所爲率多  
詭異至如鍊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神  
五靈二十四孝爲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望特  
詔罷之止用舊樂帝欲究李照術之是非故不聽 先  
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一套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

卅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  
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磬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  
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  
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  
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  
寧有一於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鐘磬八音之首絲竹  
以下受而爲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  
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且聖人旣以  
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意  
蓋爲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爲君商爲臣

角爲 徵爲事羽爲物不相陵謂之正迭相陵謂之慢  
百王所不易也聲之重大者爲尊輕清者爲卑卑者不  
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別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  
與焉何則事爲君治物爲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  
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  
正爲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  
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  
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  
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  
以爲如舊制僂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俟有

知音者能攷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丁卯出

內藏庫紬絹百萬下三司市糴軍儲 己巳以都官員

外郎曹修睦爲侍御史修睦修古弟用中丞杜衍薦也

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秋七月壬午朔遼

主獵於黑嶺因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后墳冢荒穢又

無影堂及灑掃人戶惻然而泣左右皆沾涕遂詔上京

畱守耶律贊寧鹽鐵使耶元化等於祖州陵園內遷地

改葬其影堂廊庫竝同宣獻太后園陵

或異遼史后妃傳仁德皇后附

葬慶陵今從 遼樞密使蕭朴進封魏王旋卒贈齊王

契丹國志

甲申詔特賜寇準諡曰忠愍 戊戌羣臣請上尊號

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仁孝德表五上從之  
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爲迂誕而  
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案劾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眾音  
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 知杭州鄭回言鎮東  
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  
管十三詔令逸赴闕 八月甲寅宴紫宸殿初用樂  
己巳命李照同修樂書 辛未詔薦獻景靈宮朝饗太  
廟郊祀天地自今同日受誓戒始用王曾之言也 甲  
戌幸安肅門礮場閱習戰 丁丑內出景祐樂髓新經  
六篇賜羣臣 己卯以右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爲

龍圖閣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是知前日之斥果非帝意也 初命朝臣爲

江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公事其俸賜恩例竝與提點刑獄同 九月乙未詔司天監製

百刻水秤以測候晝夜 丁酉命李照爲刑部員外郎

賜三品服以造新樂成故也起五月造止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造新樂笙竽琴瑟笛篳篥等十二種皆不可施用詔但存大笙大竽二種而已照謂今篳篥乃幽詩所謂葦管也詩云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冽且今篳

築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篳篥爲雅樂  
議者嗤之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劉隨卒擢待制未  
旬日也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  
聞及是帝憐其貧賜其家錢六十萬 王寅御崇政殿  
案新樂詔大臣與觀 賜鄭州學田五頃 初諸王邸  
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己酉詔卽  
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十位聚居賜名睦親宅 遊  
主如長寧淀 參知政事宋綬上所編修中書總例四  
百一十九冊降詔褒諭先是呂夷簡奏令綬爲此旣而  
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宰相矣



冬十月辛亥朔復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還京師者

壬子蔡州言左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石普卒普偶儻有膽略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 癸亥

復置羣牧制置使仍詔自今止以同樞密院或副使兼

領之 禮院言春秋何休范甯等註咸謂婦人無武事

獨奏文樂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  
鋪鐘取陰數尚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干盾  
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己巳出內藏庫緡

錢七十萬左藏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單儲 許蘇

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是月遼主如王子城 十一月  
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爲府學仍給田十頃 壬午遼  
改南京總管府爲元帥府乙酉行柴冊禮於白嶺大赦  
戊子廢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帝直以一時之忿且  
爲閹文應等所譖故廢之旣而悔之后居瑤華宮帝累  
遣勞問又爲樂府詞以賜后和荅語甚悽愴文應大懼  
會后小疾文應與太醫診視遷嘉慶院數日遽不起中  
外疑文應進毒然不得其實時帝致齋南郊不卽以聞  
及聞演悼以后禮葬右正言直集賢院王堯臣請推舉  
左右侍醫者不報 癸巳朝饗景靈宮甲午饗太廟及

奉慈廟乙未祀天地於國丘以太祖太宗眞宗竝配大  
赦 乙巳封宰臣呂夷簡爲申國公王曾爲沂國公丁  
未加恩百官 十二月壬子加嘉勒斯賚爲保順軍節  
度觀察爾後 癸丑遼詔諸軍礮弩弓箭手以時閱習

先是遼築哈屯

舊作可敦今改

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

反遭寇掠党項部節度使耶律磨古上疏曰自建哈屯  
城以來西蕃數爲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旣久國力耗竭  
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磨古旋致仕乞勒其父  
烏珍功於石遼主命學士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  
孝寺 昭宣使入內都知閻文應罷爲秦州鈐轄尋改

鄆州其子句當御藥院士良罷爲內殿崇班時諫官姚  
仲孫高若訥劾文應方命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盤  
聞行在郭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士良  
出之故有是命文應又稱疾願留仲孫復論奏乃亟去  
文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  
仲淹將劾奏其罪卽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  
勝必死之帝卒聽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攷異  
文應嶺南尋死於道此據富弼所作墓誌案閩文應景  
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入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  
禦使爲秦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景祐四年四月  
乙丑徙瀘州鈐轄寶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  
官表贈鄆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  
死於道事迹不知弼何據也長編仍從弼墓誌書之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攻嘉勒斯賚敗死  
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率眾攻釐牛城一月不下既  
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星  
嶺諸城嘉勒斯賚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絕歸路元昊  
晝夜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餓死過半  
元昊又嘗侵嘉勒斯賚竝臨河湟嘉勒斯賚知眾寡不  
敵壁鄯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  
旗識其淺嘉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淡處及大戰元昊潰  
而歸士視旗渡溺死十八九所擄獲甚眾嘉勒斯賚來  
獻捷朝廷議加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億以爲二曾皆

藩臣今不能諭令解讎不當因捷加賞遂寢以范仲  
淹爲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  
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仲淹曰論  
思正侍臣職也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煩  
劇使不暇它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  
邑肅然稱治甲子以左侍禁桑懌爲閤門祇候賞平  
蠻獠功也懌辭不受請推其賞以歸已上者不許或譏  
懌好名懌歎曰士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  
不可爲也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辛未詔以北  
海縣尉孔宗愿爲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先是御

史臺辟石介爲主簿介上疏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  
僞國後忤意罷不召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中丞杜衍  
曰介一賤士用之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舉動  
也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  
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  
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介之才不止主簿直可  
爲御史也今斥介它舉必亦擇賢夫賢者固好辯若入  
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  
而後止也行率不能用太子中允知淮陽軍梁適亦疏  
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其後不可以爲勸帝是其言

記適姓名禁中尋召爲審刑院詳議官適顯之子也

遼蕭罕嘉努

舊作韓家  
如今改

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愍宮使

遼主與語才之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努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不知其它罕嘉努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遼主大笑命與樞密直學士耶律庶成作四時逸樂賦稱旨制詔問治道之要罕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準布舊作阻猶  
卜今改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斗算穀鮮有



遷者其無丁之家倍其備餼人倍其勞半途亾竄故成  
卒之會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  
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更補以少壯其  
鴨綠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  
橫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  
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若  
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漢患議者皆謂徙之  
非便臣謂不然準布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胸河  
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鈔掠及太祖西  
征至於流沙準布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

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其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開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旣遠降附亦眾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旣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它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邈猝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

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旣安必不生釁  
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  
也比年以來羣黎凋敝利於剝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  
甚者殺人無忌凶命山澤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  
衣食旣足自安教化而重犯法矣今宜徙哈屯城於近  
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等聲援相  
接罷黑嶺二軍竝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  
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樓櫓浚城隍以爲邊  
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

三年

遼重熙五年

春正月甲申遼主如魚兒灤樞密使蕭孝

先致異遼史本紀作蕭延寧延寧即孝先之字

請改國舅乙室小功帳敞史

為將軍從之 戊子命李諮蔡齊程琳杜衍丁度同議

茶法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吏孫居中

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乾

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楊偕亦陳

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為止用三說所支一

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邊計故命諮等更議仍令召商人

至三司訪以利害 壬辰追冊故金庭教主冲靜元師

郭氏為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內侍押班藍元用同護葬

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冊耐廟丁酉葬於奉先資福

院側鹵簿儀物竝用孝章皇后故事時上元節有司張燈俟乘輿出右正言王堯臣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游幸同知禮院王拱辰亦以爲言帝爲罷葬日張燈 已酉許洪州密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先是帝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衍等與本司差擇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黜諸吏於是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年等百人輒相率詣宰相呂夷簡第宣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論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二月乙卯

正貴杖脊配沙門烏逢年等二十二人汝配遠州軍牢  
城其爲從者皆勒停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  
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海陵  
胡瑗較定舊鐘律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  
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太常少卿  
直昭文館開封人每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無  
法一襲衣直不翅千萬請條約之壬戌詔兩制與禮院  
同詳定制度以聞 三月復入中見錢算請官茶法凡  
商買入錢於京師者給南方茶入芻糧於邊者給京師  
及諸州錢 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丙申

翰林侍讀學士馮元等上秬黍新尺別爲鐘磬各一架  
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  
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卿正  
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  
朕意勞賜之 權判戶部句院葉清臣上疏請弛茶禁  
以歲所課均賦郭鄉邨人戶其略曰議者謂權費賣有  
定率征稅無弊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案管氏鹽鐵  
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  
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比於官  
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詔三司與詳定

所相度以聞皆以爲不可行。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保任并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買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價之錢又言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以前茶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奭等變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今一旦復用舊法



恐豪商不假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

爲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遼以潞王查噶

舊作查葛今改

爲南府宰相崇德宮使

耶律瑪陸

舊作馬六今改

爲特里衮

舊作煬隱今改

甲子遼主幸后

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

故無遼后爲蕭孝穆女孝穆二子阿剌撒八無名無

曲者或遼史闕書或書其漢字也

丁卯遼頒新定條制己巳遼主與大

臣分朋擊鞠

五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

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

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

則可退守宜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

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偃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夷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

致異李燕曰據

仲淹乞修京城劄子云景祐三年五月初請修西京今附見朔日

丙戌天章閣待制

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惡之時呂夷簡執政仕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

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夷簡滋不  
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  
實仲淹聞之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  
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  
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  
禹壞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  
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  
亦交章對析辭愈切由是降出侍御史韓縝希夷簡意  
請以仲淹朋黨榻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  
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冒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

絃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  
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別黨幸矣希文仲淹字也質  
嘗知蔡州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  
食者毀之更立狄仁傑李愬像祠之 范仲淹旣貶諫  
官御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  
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獎今  
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  
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  
論將以魯肅爲羸疏漢皇吳主兩用無猜陛下自親政  
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壬辰

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  
洙爲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  
嘗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去  
臣亦被其薦論仲淹旣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乞從  
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  
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爲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  
言范仲淹貶職之後遵奉敕榜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  
修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  
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  
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

天子與宰臣以迂意逐賢人責臣不敢言臣謂賢人者  
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迂意逐之臣合諫宰臣以  
迂意逐之臣合爭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  
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  
以迂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惑眾  
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畱守推官仙游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  
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  
恢越職希恩空重貶不報而襄事亦寢 光祿寺主簿  
蘇舜欽上疏言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

雖改它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  
輔蓋不願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羅中傷竄請而去使  
正臣奪氣纓士咋舌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  
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  
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今國家班設爵位當責其公忠  
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  
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觀望陛下  
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可常守隆平若詔榜未削欺  
罔成風則不惟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之事復  
見於今朝矣

致異朱史舜欽傳及舜欽集皆稱乙亥詔書誤也今改之舜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

十八日。上今附。夏月末。案景祐元年。彗。欽登第。授光祿主簿。知紫城縣。二年正月。丁父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喪。纔一年。後耳。聞喪。論事。丁未。遼主如呼圖里巴。山前。實固。不以爲讓。何哉。

舊作胡土 避暑 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

頃。 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戌。遼命修南

京宮闕。府署。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

五頃。 壬申。虔吉州。水溢。賜滿家錢。有差。 秋七月己

卯。新作延寧觀。本王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之初。有詔。罷修寺觀。及是。諫官侍御史以爲言。帝謂輔臣曰。此太后奩中物耳。諫官御史欲邀名邪。參知政事宋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爲。但見興土木。違



近詔卽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傳聞四方爲聖政之累何可忽也 戊子馮元弼冠卿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己丑元等竝進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孫冲上所撰五代紀七十卷降詔褒答 乙未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畱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時諸王子孫眾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關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後異李燕曰本志云景祐

二年置大宗正司會要云慶歷時置大宗正司並誤也

己亥命丁度高若訥韓

琦同詳定黍尺鐘律 還廬多遜家懷州所沒田宅

庚子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電火起寺閣中燔開  
先殿及寺舍數百楹朝廷始議修復崇政殿說書買昌  
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春秋傳  
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竊惟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  
譴告請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泗州  
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辛丑遼主錄囚有耶律札巴

舊作把

八今改者誣其弟罕格

舊作

韓研

今改謀殺已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

乞貸其死遼主閱而許之遼有司獲盜八人皆棄市既  
而獲真盜八家訴冤中書令張儉再三申理遼主勃然

曰卿欲朕償命邪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歿矣遼主從之 八月己酉班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 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對齊宣王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羸攷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竊以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

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  
邦用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  
平簡民人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  
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就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  
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  
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  
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  
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  
及從官 己丑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  
市糴邊儲 賜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詔淮南轉運使歲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發運使及歲入奏計至是祠部郎中楊告領轉運使兼發運事請復之 壬辰以阮逸爲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丁度等詳定言案之與古多不合帝猶推恩而遣之 乙未以崇政殿說書國子監直講王宗道國子監說書楊中和竝爲陸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說陸親宅講書始此 冬十月甲寅新作朝集院成 遼主自秋末獵黃華山獲熊三十六是月幸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爲右

補闕徵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遼御  
試進士自此始丞相張儉等又請幸禮部貢院歡飲至  
暮而罷 遼主甚重張儉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  
細帛會不重味月俸有餘賜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遼  
主見其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  
易遼主問其故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  
以此微諷諭之遼主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  
持布三端而出蓋見獎重儉有弟五人遼主欲俱賜進  
士第儉固辭 十一月戊寅保慶太后楊氏崩始帝起  
居飲食后必與俱擁祐勤備性慈讓帝嘗召其姪永節

承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倘小官可也乃竝命爲左右侍禁莊獻崩后嗣享尊號帝奉牋稱臣后固辭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后復辭帝不從帝未有嗣后從容勸帝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齟齬養后所后無疾而終殯於皇儀殿敕知樞密院事王隨爲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爲后服總麻帝改用屠武宗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巾幘淺黃袍黑革帶俟虞主耐奉慈廟始服常服內出緡錢千萬佐園陵費上謚曰莊惠視冊文竝稱孝子嗣

皇帝 十二月戊申詔宣敕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得直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李統領銀臺司具言宣敕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不舉請用舊制申明之故有是詔 丙寅戶部侍郎知樞密院李諮卒帝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右僕射諡憲成諮性明辨周知世務在樞密府務革濫賞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帝前號爲稱職 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得象爲人莊重楊億嘗稱爲公輔器或問之荅曰聞士多輕狹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在翰林十



二年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橫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

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寇恐嘉勒斯賚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雷兵鎮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路攷異沈括云元昊復其徙遇乞先赫造蕃字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卽改元大慶二年元昊遂改天授禮法延祚元年今以用蕃書附見改元大慶時折惟中卒以其子繼宣權

知府州事 初遼醫人鮮知切脈審藥遼主命耶律庶

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

四年

遼重熙六年

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詔均諸

州解額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

三司蓋始於天禧三年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貸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二月己酉

祔葬莊惠皇太后於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御

史張奎請親祀高禩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

己未

祔莊惠太后神主於奉慈廟

乙丑置赤帝像於宮中

以祈皇嗣

賜常州學田五頃

三月甲戌朔置天章

閣侍講以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楊安國爲之 追復  
盧多遜爲工部尚書以其子察援赦自陳也 戊寅詔  
禮部貢舉 遼以秦王蕭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徙封吳  
王孝穆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  
碎則大事凝滯矣故其所薦拔皆忠直之士然遼自蕭  
哈綽舊作命  
卓今改爲樞密以吏才進其後轉相倣效多不知  
大體孝穆乃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臣子之道固若是乎  
晉王蕭孝先出爲南京畱守蕭孝先失太后之援居恆  
鬱鬱不樂 丙申內出莊惠太后閣金千餘兩市莊園  
邸舍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慶殿奉安莊惠御

容故也 同知禮院吳育言舊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  
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爲一代之法從  
之 夏四月乙巳賜宣州學田五頃 丁未詔學士院  
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特將作監丞富弼  
獻所爲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爲詩賦辭上特令試策  
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甲子宰臣  
呂夷簡罷爲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王曾罷爲  
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參知政事宋綬罷爲尚  
書左丞資政殿學士蔡齊罷爲吏部侍郎歸班天聖中  
曾爲首相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爲亞

相未幾曾罷夷簡爲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  
爲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迪乃援曾入使樞密不  
半歲迪罷卽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爲達意於  
夷簡夷簡卽奏召曾及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孝先  
於公交契不簿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  
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吾雖少  
下之何害遂請曾爲首相帝不可乃爲亞相孝先曾字  
復古迪字也旣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論議  
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屢劾罷帝疑焉問曾曰卿亦  
有所不足邪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劄知秦

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諭帝前夷簡  
乞置對而曾亦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  
事閒附曾故并綬齊皆罷 以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  
侍郎知鄭州陳堯佐竝爲平章事呂夷簡嘗密薦二人  
可用故也以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  
事韓億及三司使程琳翰林學士承旨石中立竝參知  
政事樞密直學士王巖同知樞密院事 乙丑召宋綬  
入侍經筵 遼主獵野狐嶺 閏月遼主獵龍門縣西  
山 乙亥知徐州李迪言所部滕縣與兗州接境欲因  
行縣祠岱嶽并至景靈宮祝聖算禱皇嗣帝謂韓億等

日大臣當詢民間利病以分朝廷之憂祈禱之事豈爲  
政邪詔止之 知制誥王舉正以宰相陳堯佐之壻引  
故事避嫌戊寅改爲龍圖閣待制舉正化基子也 賜  
故將作監丞張屠卿家錢帛米麥屠卿進士第一人及  
第通判峽州吏事如素習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  
故有是賜 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  
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  
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  
非幸其死也 五月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  
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戶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非慶

邛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  
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孝經而已多識古  
今臺閣品式與孫奭齊名凡議典禮多出二人然論者  
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 己酉遼主

清暑炭山以耶律罕班

舊作韓  
八今改

爲北院大王罕班爲政

尚寬仁部族安之 甲寅遼主入囚以南院大王耶律

信寧故匿重囚及侍婢贓污命撻以劍脊而奪其官都  
監坐阿附及侍婢罪皆論死詔貸之丙辰以信寧爲西  
南路招討使庚申遼主出飛龍廢馬賜皇太弟重元及  
北南面侍臣有差 丙寅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召近臣



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翼日備  
臣竝爲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  
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爲重於政  
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雖  
陛下仁愛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爲念 六  
月壬申朔遼主宴羣臣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府  
宰相蕭巴薩皆屬和 甲戌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  
隆寺景德中嘗卽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庫陋會占者  
言東南有王氣乃易以塑像翌命新殿曰章武 乙亥  
杭州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隄千餘丈遣中使致祭

己卯遼主祀天地癸未賜南院大王耶律洪古命遼

主親製誥辭并賜詩以寵之

遼史列傳耶律洪古字胡篤董聖宗紀或書宏

古或書胡觀董興宗紀或書洪古或書胡觀袁今統作洪古

戊子以御製神武祕

略賜河北河南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  
相付授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

禁不傳請纂集其要賜之帝於是作神武祕略凡三十  
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 甲午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

宗寶特遷右內率府率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

頭試自今封彌謄錄如禮部從左司諫韓琦請也 詔

頒行禮部韻略 秋七月辛丑朔遼以南北樞密院獄

空賞賚有差壬寅遼主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  
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癸卯遼主如秋山 丁未詔河  
東河北州郡密嚴邊備 辛酉詔三司山銀十五萬兩  
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糶軍糧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繼表第兵高靈都院有都禦察湖北湖南等處巡檢總管等職事官

宋紀四十一

起強開赤齋若八月盡屠  
維罕開八月凡二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景祐四年

遼重熙六年

八月甲戌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

北路市糴軍儲 越州水賜被溺民家錢有差 甲午

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無得借支

九月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  
礫可烹煉爲銅今池饒江三州錢監竝闕銅鑄錢請遣

遜與水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 丁卯御遜英閣讀

唐書以後讀真宗所撰正說及進講春秋俱於遜英閣

冬十月癸巳翰林學士李淑請班其父樞密直學士

若谷下詔從淑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

封府進士章仲昌臣鄉里疏屬實無莖業近聞訟訴發

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

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不在焉及出榜而宰

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爲解元參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

皆無落者故嘲謗羣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直集

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是月

遼主駐石寶岡十一月己亥朔準布

舊作阻今改貢於遼辛

亥遼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蕭惠爲南院樞密使 己未

出內藏庫綉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 庚

申遼封皇子洪基爲梁王 癸亥罷登萊買金場 給

眞定府潞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須藩鎮乃許立學

它州勿聽 十二月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

覆厭人畜忻州尤甚吏民死者萬九千七百餘人自是

河東地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

日四五震民皆露處乙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并忻州體

量安撫 左司諫韓琦上疏曰鄉者興國寺雙閣災延

及開祖殿不逾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  
行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此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  
也又震在北或者上天孜孜遣告俾思邊塞之爲患乎  
望自今嚴厲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弱  
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廩實以增儲備之具旬  
餘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處各建道場及分遣  
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是未達寅畏之深旨也  
臣竊以爲祈禱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以求  
謙言側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轉爲福應願陛下  
法而行之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

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容僧道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竝於別所安置給徐州學田五頃 庚寅以龍圖閣學士張逸爲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會歲旱逸使作堰墾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饑多殺耕牛會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積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靖監秦州稅夷陵縣令歐陽修爲光化縣令



帝諭執政令移近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言頃仲淹余靖等以言事被黜天下辭舌不敢議朝政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詔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而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琳獨爲帝開說帝意解乃已 遶以楊佖爲忠順軍節度使 趙元昊旣悉有夏鋹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皆卽舊堡鎮僞號州仍

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是歲始大補僞官以鬼名  
守全張陟楊廊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讓鐘鼎臣典文  
書成逋克成賞都輩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八  
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河北至臥囉娘山七萬人  
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韋精山五  
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  
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  
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  
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  
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送直僞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

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初十  
六司於興州以總眾務

寶元元年

遼重熙七年

春正月辛丑遼主如混同江 癸卯

趙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  
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故也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

曰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  
宗廟釳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咎災異之發遠  
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歲而罪已之  
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畱於詢逮逾時越月羣下  
默然閒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祝塞可懼

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閒  
未得爲計也伏望陛下普詔百執各貢所懷畱神省闕  
甲辰雷麟府州及陝西大雨雹 丙午以災異屢見  
下詔求直言隄半月內實封進納 庚戌命翰林學士  
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  
務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歷旬不止孟  
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爲國家闕失眾臣莫敢爲陛下  
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霽發明詔許羣臣  
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日閒頗有言事者其  
閒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行是亦收虛言而不

根實效也竊見綱紀墮敗政化闕失其事甚眾不可舉  
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  
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佻優燕樂逾節賜予過  
度燕樂逾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  
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食方罷猶坐  
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  
末年不豫始間日視朝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  
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  
鮮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  
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

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詣近習之穢人親近剛明顧  
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  
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  
臣及御史諫官而已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  
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  
庸邪諂非輔相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  
仍於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諛諧自任今處之近輔  
物望甚輕人情所忽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  
此天下官吏可知也且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  
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柔懦無剛直

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置欲其緘默不敢舉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為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

意焉夜異舜欽本傳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雨塵上疎蓋誤也康定中則王隨等罷久矣今據舜欽集見之此年正月十八日丙辰以災異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案所

部吏以聞 上封者言自變茶法歲鞏京師銀絹易移

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丙寅命

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韓琦與三司別

議之越陽翟人直史館蘇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今大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逾常分乎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陟之柄亦或得專夫大臣平日宜辨論官才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可以隨才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思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官闕但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故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先知故被擢之人咸思自厲此無它講求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



雷者天之號令今方春而雷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天意恐陛下未悟也夏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爲備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陛下臨朝淵默垂拱仰成事無大小有議皆可使輔相之臣竭忠無私皆如蕭曹房杜則可一有不及才或非倫則誤陛下事多矣今有一人進權則曰宰相某之親舊也一人罷黜則曰宰相某之嫌隙也由是天下翫然不曰

自陛下出而曰由宰相得非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  
者乎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彼正而專猶且震況專  
而不正安得不潰陰陽之氣而致天地之變乎此地震  
之所由至也臣願陛下用天之高明剛健法太祖之英  
武肅果太宗之神睿聰察先皇帝之精勤明哲然後官  
人以材如周文以法繩下如漢宣招諫遷善如唐文皇  
若此何懼後患之不消福慶之不臻哉 校書郎張方  
平上七事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斲三曰廣言路四曰  
重圖任五日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御史中  
丞張觀亦言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

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

曰節用

致異李壽曰實錄本紀正月竝無求直言詔案張觀傳言正月詔求直言蘇紳傳云星流地震

方春而雷詔求直言又韓琦家傳論宰相疏亦云陛下引咎詢求諫言而葉清臣傳又云清臣疏論地震會詔求直言復上疏是月必有

除并代忻州厭死民家去

年秋糧 二月戊辰朔詔天下貢舉人自今止令逐州

解頭人見時舉人羣見進止多不如儀而民有災化隆

高惟志者又輒闕入殿庭獻封事故有是詔

致異宋史作壬申日

今從長編

庚午詔自今日御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 右司諫韓琦上疏言宰臣

王隨登庸以來眾望不協差除任性褻躁傷體廟堂之

上不聞長材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弊胎誦中外而自宿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遐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問道之際曾未入見而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不以資敘回授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已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

問彼必愈任威福公行不善更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  
裁文進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處  
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誠非所長況復仍歲  
以來災異間作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使陛下引咎  
求言繼日臨朝徧責刺牧長吏各修其職獨政府之臣  
皆以爲過不在已泰然自處於臬夔稷契之右臣僚欲  
廣陛下之德已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  
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之弱明應矣伏望出臣此疏明  
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以塞  
羣議帝嘉納之 乙亥遼主自春州駐東川丁丑高麗

遣使貢於遼王午遼主幸五坊閱鷹鵠 遼以翰林都

林牙蕭罕嘉努

舊作韓家  
家今改

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

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  
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罕  
嘉努知無不言雖諧諛不忘規諷 甲午安化蠻寇宜

融州

三月戊戌朔宰臣王隨罷爲彰信節度使同平

章事陳堯佐罷爲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韓億  
罷爲戶部侍郎石中立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  
呂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  
已下者用之覲它日帝或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

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日

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

書翻爲養病坊之語會災異仍見琦論隨等疏凡十上

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者俱罷後異

日王巖安作韓魏公遺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

人意仁宗時王隨陳堯佐爲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書

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

官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辨上迫於正

論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岐公

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

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人失望公曰事固不可

知人意亦不能必也案巖安此錄中誤宋庠參政在實

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慤參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

遜得象同入中書明甚宗慤此時在翰苑才二年庠實

初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庠偶以議止更一年餘奉用之

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權知開封纒落天

章問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徒獨未復職驟遷政府  
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嚴交聽之不審又不加  
參攷遽筆之於書耳又汪彙書陳堯佐舊事云文惠陳  
公相仁宗海內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袖至榻  
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  
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  
以示同列仁宗首行曰姑置之貴妃即追問溫成后也  
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葬百餘日公之曾孫直  
祕間克始錄以示人自古妃匹之凌父不能得之子君  
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閒者也文惠公及此固  
社稷之臣非吾仁宗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  
之大乎案文惠以景祐四年四月拜相寶元元年三月  
罷溫成以康定元年十月自御侍遷才人詎文惠罷相  
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諛臣便有正位中宮  
之請任藻所見恐文惠之不取以判河南府張士遜爲門  
孫飾說非事實也今不取

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同知樞密院事王巖權知開封



府李若谷竝參知政事權三司使王博文知永興軍陳  
執中竝同知樞密院事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帝未卽  
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  
道輔胥偃宋郊范仲淹眾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  
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  
圖任也帝惟聽琦罷王隨等夏命士遜及得象爲相士  
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帝謂  
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  
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以知應天府夏  
竦爲三司使知制誥宋郊爲翰林學士帝初欲用郊同

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  
召入翰林左右知帝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嘗  
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帝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  
姓名言之爲不祥及異東都事略宋庠傳李淑言此仁  
宗曰宋郊姓符國號名應祀天不祥  
也今從長帝弗爲意它日以諭郊因改名庠遂主幸

皇太弟重元行帳 己亥發邵澧潭三州駐泊兵討安

化蠻 壬寅遼主如蒲河淀辛亥夏國遣使貢於遼

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卯試諸科丙辰特  
奏各旋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其特奏  
名被恩賜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瓊林宴初賜大學篇先

是帝以開封所解鎖廳進士陳博古等嘲誦籍密詔博古及韓億子孫四人并兩家門下士范鎮試卷皆勿攷鎮成都眉山人攷官奏鎮靜實有文非附兩家之勢而得者乃聽攷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爲第一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申之吳育歐陽修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眾以是稱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 遼主錄囚 夏四月庚午詔天下毋得連用真宗皇帝藩邸

舊名 癸酉給事中同知樞密事王博文卒始博文爲  
三司使言於帝曰臣且死不得復望兩府之門因泣下  
帝憐之後數日與陳執中竝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訃  
至熈駕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政務平恕嘗  
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  
汝曹志之然治曹汭獄希莊獻旨縱羅崇勳傅致其罪  
議者少之 乙亥以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  
以庠名進帝曰觀先朝狀元合先用蓋譖者之說已行  
也 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 己卯遼主獵白馬

塢甲申射兔新淀井旋獵於金山 壬辰除宐融州夏

稅 乙未詔自今試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書毋得出

題從翰林侍讀學士李淑請也 五月乙巳錄囚 六

月乙亥遼主御清涼殿試進士賜邠彭年以下五十五

人第 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 帝畱意農事每以

水旱爲憂甲申詔天下諸州每旬上雨雪狀著爲令

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己卯閏十二月

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會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會在

前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

乎不許

攷選張唐英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會此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

閏月以避之上亦以爲然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眾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或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攷宋史程琳傳不載此事疑未可

秋七月甲辰遼主錄囚乙巳準布部長朝於遼

信  
戊申遼主如黑嶺 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 丙辰羣

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德帝不許羣臣五上表帝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疆我懿號不若使我爲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士遜請不已乃詔削英睿二字而受之 右司諫韓琦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今親祀南郊不可以薦請復用太常舊樂詔宋綬晏殊同

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爲無所攷據願如琦請詔從之 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信都田況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丹陽邵亢況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

次亢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

按異長編引實錄云亢策字數少不合格今從

亢本傳王珪銘亢墓亦云范仲淹薦亢應賢良方正科試崇政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乃密言亢與之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張士遜娶馮氏又娶邵氏邵偶與亢同姓耳士遜旣不能辨亢亦無言而去 癸亥策試武舉人 八月丙寅試武舉人騎

射 丁卯復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鎮國軍

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屬疾奏請納祿援唐韋嗣立

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遵助醜藉力學王旦器之天聖  
未嘗奏事殿中帝起夏衣莊獻屏左右問比來外人有  
何言遵助唯唯太后固問遵助曰臣無它聞但議者謂  
天子既冠太后宜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帝年少內侍  
多尚恐未能制之耳遵助尋卒贈中書令謚和文 九  
月乙未出左藏庫錦綺綾羅一百萬下陝西路市糴軍  
儲 丁未遼主駐平淀 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元  
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悉會諸豪刺  
脅血和酒置觴牒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門  
赤城路三道竝入曾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數止元昊



不聽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鈐轄河陽李渭道山遇還山遇不可卽命監押韓周執山過等送元昊集騎射而殺之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兀李今改已數年矣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丁巳進封齊國

承壽保聖夫人許氏爲魏國夫人 冬十月甲子朔遼

主渡遼河旋駐白馬淀 丙寅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

簡逐范仲淹等旣逾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

士大夫爲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貶范仲

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

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

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惡薄專以朋黨污善  
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  
自立帝然其言。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晟滿當  
遷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爲天章閣待制  
知河中府。辛未以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爲左領軍衛  
將軍。壬申遼錄囚。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

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爲天授  
禮法延祚元年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  
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

攷異宋史夏國傳謂祥符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爲太祖  
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此

最謬誤德明本未僭號安得私尊其父爲帝且既云太  
祖卽是廟號安得又有武宗之稱就如其言則繼遷在  
德明時已有十四字之謚何又云元昊追謚神武邪今  
皆例而不取但元昊追尊繼遷德明史亦闕其年月茲  
因書僭號而附及之 十一月甲辰詔廣西路鈐轄司趣宜融州

進兵討安化蠻初官軍與蠻戰爲蠻所敗鈐轄張懷志  
等六人皆死帝命洛苑使馮仲巳知桂州兼廣西鈐轄  
仲巳道江陵未至於是遣中使諭仲巳速行仲巳日夜  
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隊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  
路以進仲巳臨軍單騎出陳語曾豪曰朝廷撫汝曹甚  
厚何乃自取滅亡汝聽我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眾蠻  
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中祥符末

及天聖開伸已嘗再知宐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口  
蠻渠頂投兵械萬計率眾降軍門廣西遂安伸已拯從  
子也 乙巳詔宐融州民嘗從軍役者免今夏稅連糧  
者免其半 戊申朝饗景靈宮己酉饗太廟奉慈廟庚  
戌祀天地於圓丘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 鄆州言資  
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較視朝二日贈侍中謚文  
正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  
言自奉廉約人莫干以私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  
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  
己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先是有大星墜其寢左右驚

白之曾曰後一月當知及期曾果卒皇祐中帝爲築其

墓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大臣碑得賜篆

自曾始 十二月癸亥朔封宰臣張士遜爲鄖國公加

恩百官 甲子京師地震 遼召善擊鞠者數十人於

東京令與近臣角勝遼主臨觀之己巳以皇太弟重元

判北南院樞密使事北府宰相陸巴

舊作撤八今改

仍兼知東

京畱守事命宰臣張儉守司空宰臣韓紹芳加侍中以

特里袞

舊作楊隱今改

耶律瑪陸

舊作馬六今改

爲北院宣徽使以耶

律喜遜

舊作喜孫今改

爲南府宰相

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

元昊反辛未徙環慶路副部署劉平爲鄜延路副都部

署癸酉命三司使夏竦爲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知河

南府范雍爲振武節度使知延州

致異宋史云己卯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

夏竦兼涇原秦鳳路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路安撫使豈一日中復有此授邪附見於此

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孔道輔爲御史中丞

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 丁

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乙酉詔

三司歲給嘉勒斯賚綾絹千匹片茶千斤散茶千五百

斤 丁亥遼主錄囚非故殺者減科南面侍御壯古哩

舊作壯骨里今改

詐取女直貢物罪應死以其有吏能鯨而流

之 加嘉勒斯賚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

爲李繼遷所陷巴勒結舊部往往歸嘉勒斯賚回紇降者復數萬嘉勒斯賚居青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南人皆趨之以賈易由是富彊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拔其勢因授節鉞焉

二年

遵重熙八年

春正月己酉河陽言彰信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隨奉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初元昊遣使

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拔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

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汴境  
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  
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  
爲三拜衣冠旣就文字旣行禮樂旣張器用旣備吐蕃  
達靬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  
冊卽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  
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職知齊州  
鄜延鈐轄兼知鄜州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  
敵情也元昊使者將行不肖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  
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



但御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 丁巳遼禁朔州鬻羊  
於宋 二月庚午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丙子遼  
主駐長春河 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  
戶數先是帝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  
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  
梅詢對曰先帝作正說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  
口充羨法斂無度則版圖衰減五季生齒彫耗太祖受  
命太宗皇帝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  
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討以聞至是上之  
丙午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卽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

卽誅滅右正言吳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尺賦斗租  
不入縣官宐度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與服夸  
示曾豪勢必不能自削宐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  
可以順撫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  
然至是育復上奏言宐堅壁清野挫剽急之鋒徐觀其  
勢而爲之策俱不報按異宋史據龍川別志稱吳舍人  
薛氏通鑑從之誤也李燾云育時  
以右正言諫院供職明年五月乃知  
制誥又明年六月乃爲起居舍人丁未徙知潤州

范仲淹知越州 庚戌都官員外郎王素爲侍御史中

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 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

五頃 魏國永壽保聖夫人許氏卒輟視朝三日追號

肅成賢穆夫人帝爲制服發哀 丁巳鑄皇宋通寶錢  
先時錢文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特命以  
皇宋通寶爲文 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  
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請將皆疑士彬  
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閒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  
約通贈遺豈使眾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  
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亥封嘉勒斯賚妻爲夫人二子俱爲團練使  
各賜衣帶器幣及茶絹時嘉勒斯賚父子猜阻異居不  
相統屬朝廷欲兼撫之故有是命 乙丑放宮人二百

七十人

攷具長編作二百七人今從宋史

帝因諭宰臣張士遜等曰不

獨矜其幽閉亦省掖禁浮費近復有邀駕獻雙生二女子朕御而不受士遜曰誠盛德事也然天聖末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爲御史楊偕所彈云 壬申免昭州

運糧死蠻寇者家徭二年賦租一年 辛巳潁州言戶

部侍郎蔡齊卒贈兵部尚書諡文忠齊方重有風采自初仕未嘗至權門丁謂秉政欲齊親已齊終不往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皆齊所薦後多爲名臣 丁亥募河

東陝西民入粟實邊 右司諫韓琦上言祖宗以來躬

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制大臣外朝公議或有

內中批旨皆出宸衷自太后垂簾之日始有假託皇親  
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但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  
滋賞罰倒置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爲害至深  
乞特降詔諭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內中  
奏陳自餘戚里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竝令進狀  
更不許內中奏陳犯者重貶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矣  
五月己亥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 癸  
卯詔李若谷任中師韓琦與三司詳定減省浮費從賈  
昌朝之請也 一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  
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其居第在秦寧坊直宮城北隅

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言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帝  
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  
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壬子罷爲武寧節度使赴  
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

及異德用傳及紳傳

並稱紳論德用時在翰林學士誤也德用罷樞密時紳  
但爲館職開封推官耳傳又云卽日蘇其第恐未必如  
是之亟也德用嘗有章自辨云宅枕乾岡朝  
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識者以爲名言以鎮海

節度使夏守贊知樞密院事守贊時爲真定府路都部  
署召用之旣入見問西事守贊言平州小塞屯兵馬不  
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若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  
關邪宜并小塞兵馬共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

浚然之 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  
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  
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詔禁中支費只令人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  
度減省其臣僚賜予卽許會問人內內侍省等處施行  
琦又言景德至景祐文書有司必不備具若俟取索齊  
始議裁減徒成淹久但攷今日調度實浮費者卽可調  
省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耗費縣官衣  
糧有妨征役在京者不宮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舊日  
文書校邪詔從之 癸丑罷羣牧制置使尋復之 六

月壬戌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故降是詔 丙寅以左侍禁魯經爲開門祗候經使嘉勒斯賚特擢之先是遣經持詔諭嘉勒斯賚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嘉勒斯賚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徭西涼西涼有侑嘉勒斯賚知不可攻捕殺游邏數十萬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初議重賄嘉勒斯賚使擊元昊因以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彼得地是生一元昊不若用閒使二羌勢不合卽中國之利也 戊辰詔諸致仕官嘗



犯賊者毋得推恩子孫 辛未以殿前都虞候石元孫  
爲鄜延路副都部署元孫守信孫 王申以左千牛衛

將軍宗實爲右千牛衛大將軍始自官中出選第

長吳引英宗實錄云陳王生英宗乃選第宗實王以此年

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選第實錄蓋不審也

先是詔陝西安撫使龐籍諭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  
事丙子竦言繼遷一族本党項遺種太平興國中竭內  
帑之財罄關中之力不能撲滅眞宗卽位惟戒疆吏謹  
烽埃嚴奉乘此實眞宗之遠圖也然自羣武陷沒鉅綬  
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緣賜略有河外服屬小  
蕃德明元昊久相繼襲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

繼遷勢已相萬芻豢過飽猖獗遽彰議者莫不欲大行  
誅討然白晷兵家皆謀先勝而後戰卽舉無遺策以繼  
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  
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  
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  
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自齋糧糗不能久須載芻  
粟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進則賊避其鋒退則  
敵躡其後晝設奇伏夜燒營柵師老糧匱漢可虞也若  
窮其巢穴須涉大河旣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纓賊  
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擊未知何謀可

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爲無策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計上十策一教習彊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嘉勒斯賚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十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竝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寨若過談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斛以贍邊計十損竝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採用之 壬午詔削建元

吳官爵除屬籍揭榜於邊募人禽元吳若斬首獻者卽  
以爲定難節度使元吳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

第推恩初保忠但賜國姓而詔言除屬籍誤也

致吳呂氏家墓

記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禽元昊若  
斬首者卽以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萬許公時在大名聞  
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報命如此詭誓  
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  
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言矣費元元年  
十二月元昊反書聞卽絕沿邊互市今詔但削奪官爵  
設賞格耳本傳并  
言絕互市蓋誤也

甲申徙監秦州酒稅務余靖知英

州監郢州酒稅尹洙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修權武  
成軍判官 丙戌詔京東安撫司移文告於遼以元昊

反已奪官除籍及沿邊益兵之意

秋七月知諫院韓

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帝問輔臣以故事張士  
遜曰唐五口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輔養聖神帝曰與  
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  
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帝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  
有是請帝詔不從 先是遼主幽太后於慶州既改葬  
齊天后羣臣多勸遼主復迎可得南朝歲聘之利不從  
會遼主召僧聽講報恩經感悟丁巳遼主謁慶陵致奠  
於望仙殿遂躬迎太后至顯州謁園陵還京太后見趙  
安仁責之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為離間  
我母子邪安仁無以荅

及異遊史興宗迎還太后自在  
重熙八年七月徐氏後編繫於

康定元年四月則爲重熙九年蓋誤附於下年也薛氏  
宋元通鑑繫於寶元二年與遼史同又契丹國志云帝  
遣使迎法天太后館置中京門外籠日相見  
據遼史趙安仁傳遣主親馭奉迎非遣使也

戊午以

知永興軍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沿邊經略安撫  
使涇原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路  
沿邊經略安撫使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 八月己巳

降武寧節度使王德用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  
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旣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  
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  
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  
再貶之家人皆惶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

賓客而已。西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饑，庚辰命韓琦爲益利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王從益副之，蔣堂爲梓夔路體量安撫使，左藏庫副使夏元正副之。初，帝用禮官議祀高禩於郊，又以宋火德制，赤帝象於宮門中，以祈皇子，已而皇子生，辛巳命參知政事王巖以太牢報祠，高禩帝數舉皇子，後皆不育。